

黄石文史资料

第 11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黄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黄石矿務局

源華煤矿建井半周年纪念

几經磨難事業

日新

一九六六年歷史見證人

陶述曾時九十三歲



把光和热献给人类。

為湖北黄石矿务局建井八十周年題

吳运铎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八日

目 录

前言.....	程华堂 (1)
源华煤矿公司回忆.....	陶述曾 (5)
——附《源华煤矿公司的回顾与展望》	(22)
我对源华煤矿的几点回忆.....	吴运铎 (29)
在源华煤矿的日子里.....	张少逸 (41)
忆王季良先生.....	刘源清 (47)
对《忆王季良先生》一文 的补充意见.....	王兰邨 (56)
王季良先生的一份报告摘录.....	况 先 (61)
在源华煤矿的经历与见闻.....	邓天澜 (82)
我所知道的源华煤矿.....	万业慎 (97)
源华煤矿公司开采技术见闻.....	周祝三 (102)
冼星海在源华煤矿.....	李 闻 (110)
解放前源华煤矿工运述要.....	高立志 (117)
源华煤矿护矿斗争回忆.....	陈正宜 (132)

忆李项沁同志在源华煤矿·····	刘立华 (135)
煤矿工人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经历	
·····	刘大任 (140)
我的父亲李太转·····	李华和 (147)
易介武罪行简介·····	况 先 (156)
今日黄石矿务局·····	王春堂 (161)
源华煤矿简史·····	小 月 (171)
黄石利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回忆	
·····	黄师让 (191)
——附《徐荣廷·苏汰余事略》·····	(204)
我对利华煤矿的回忆·····	邓焕帮 (206)
利华煤矿的经历与体会·····	肖家骏 (259)

前 言

湖北省黄石矿务局局长 程华堂

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了使文史资料向专题化、系统化方面发展，要求我局有丰富阅历的老同志把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写成回忆录，整理出版一辑黄石煤矿业的专题史料。适逢今年是我矿建井八十周年大庆，两全其美，欣然应命。

借此机会，我代表全局14000名职工，向为我矿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各位同志表示谢意，并对已经去世的各位先辈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其家属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向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全矿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

黄石矿务局是由富源煤矿公司、富华煤矿公司、源华煤矿公司、利华煤矿公司等国家私营民族工业不断演变组合而成的，是全国地方煤矿开采史上最早的矿区之一。在其整整八十年的发展

过程中，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黄石煤炭工业的坎坷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辛酸历史。认真总结黄石煤炭工业从开创、发展以及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历史经验，对继承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吸取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国情、市情和矿情，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煤炭工作的新局面，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晚清至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黄石煤矿工业经历的艰难曲折过程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原源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陶述曾、原利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黄师让等同志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筹措资金开矿，学习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自强不息，百折不回，苦心经营，推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的

回忆录不仅记录了我矿的历史，而且是前辈人宝贵的办矿经验的结晶，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

黄石矿区广大的煤炭工人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同志在源华煤矿做工八年，他在团结、带领全矿工人阶级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曾任源华煤矿工程师的张少逸同志在完成我党迎解放、保矿山的历史变革中，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还有一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了维护广大矿工的利益，多次向资产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全局职工应该认真学习本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振奋革命精神，为开创我局工作新局面而作出新贡献。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黄石煤炭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先后派出大批优秀干部来矿领导工作。四十年来，共拨款二亿元，对老井的生产、

运输及生活设施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同时大力开发新矿井。这是黄石矿区不断扩大，发展到现在具有大中型企业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石煤炭》专题史料在我局建井八十周年大庆的大喜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增添了庆祝活动的光彩。为此，特向作者、编者和为本专辑作了大量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真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还有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来不及搜集整理，在本专辑史料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源华煤矿公司回忆

陶述曾

一

宣统年间就开办的大冶富源煤矿公司，到1918年秋季因亏本负债濒于破产，经理周晋阶辞职。公司的董事会认为煤矿前途是有希望的，决定增加股本，另举经理。几位有力量的董事推选陶公迪为候选人。因陶公迪是个小股东，没有资格当选，大家凑几股足够资格，他就当选了。

富源煤矿是大冶、阳新、鄂城一带小煤窑中的一个煤窑。地址在长江右岸黄石港下游“下石灰窑”桐梓堡的半山坡上，那时只有一个斜井，用竹梯子接成的轨道直通采煤巷道，每天采煤百十吨，用人力拖箩拖出井口，挑下江边装船。

公迪到职后，招足新股5万元，选举新董事会。找到江西萍乡煤矿出身的高寿林、陈定庵任

富源的正副矿师，月薪共1000元，另加生产奖金除每天500吨不计外，每多产1吨，矿师得奖金五分。公迪和高寿林还有“君子协定”，所有矿井内外关于技术方面都由高寿林主管决策，总经理完全信任。高寿林是一个多面手，除采煤外，土木建筑、机械、造船等方面都内行。他的特点是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常说：“象我这样本领的人车载斗量，象我这样勤俭的人，自信不多。”其实，他的本领还多。他是马尾水师学堂毕业，与黎元洪一起在“广甲”兵舰上工作。甲午海战“广甲”被击沉，他与黎泗水登岸得不死。黎转陆军。他到萍乡煤矿，给德籍矿师当翻译，学得采煤及建设矿场的一套本领。他到富源，可谓得所。三四年功夫，把一个旧式煤窑改造成现代化的煤矿。每天能产煤1,500吨左右，所得奖金超过他们的固定薪金。

富源在改造的过程中，邻矿是买办涂瀛洲独资经营的富华煤矿公司，这时也濒于破产。它与富源合并，改名为“源华煤矿公司”。二十年代

初，源华煤矿公司、华记水泥厂、汉冶萍厂共被称为“黄石三大公司”。源华每天只采煤1000多吨，比起北方日产万吨的开滦等矿来，只能算小矿，在缺乏大煤田的湖北，它是首屈一指的大煤矿了。

总经理陶公迪对公司的用人权也交给付总经理刘孝逸主管，自己只管公司的发展方向、产品的销路、市场以及公司对外交涉等等。例如矿区界线问题。源华矿是长江右岸黄荆山煤田的一部分。沿江山半坡都有煤层露头，历史上小煤窑很多，受技术限制，深水无法抽排，都成废井。源华把这一带都划在申请矿界内。二十年代初，新申请成立的煤矿公司四五十家，只有利华一家在黄荆山煤田之内，井口只能开在背江一面的山坡上，所采的煤要翻山到江岸装船，用汽车运，成本高。

利华是四川财团的企业之一，它除煤矿之外还有裕华纱厂、银行等。

利华煤如用汽车翻山运到江边，每吨煤就要

四元运费，是不能与源华竞争的。他们建了一条挂线，运费大为降低，能站住脚。每天产煤1000吨左右。

二十年代初，源华日产煤不过1000吨，武汉日销售600吨，加上附近沿江市镇，不愁销路。随着新煤矿日多，特别是利华的兴起，公迪为煤的销路操心。源华在武汉的半垄断地位动摇了。源华煤是家用煤，只能向这一方面发展。以长江为干线的航运码头和海岸码头都是发展的对象，但到处都有竞争。公迪与利华董事长黄师让等共同商筹组织“源利华煤炭总公司”一致对外，上海是最大的市场。源利华在上海设煤球场，遇到买办刘鸿升的杀价竞争。刘鸿升是日本人在越南掠夺的鸿吉煤矿的买办，他对贩卖煤炭的商人用杀价手段取胜，他独家垄断上海市场（家用煤球）。他用这种手段对付源利华煤球厂却不灵。因为矿山生产不能停，只求薄利多销，甚至无利求销，只要产销平衡就好，并不想夺取整个上海煤球市场。刘鸿升杀价失败，不再杀价了。

源利华煤炭公司和两座煤矿一直存在并略有发展，到1938年陶公迪去世，日本侵略军到湖北省境前夕，两矿奉政府令拆迁，才停止生产。

二

1938年，源利华奉令拆迁。源利华总公司是依靠矿山生产的企业，当然结束。源华公司迁往湖南辰溪，外场可以带走的带走，不便拆迁的也没动，职员及专业工人不愿去的给资遣散。

在辰溪虽然也建有一个煤矿，但维持几百人的生活也困难。1940年初，由职员程兰生带了百把个专业矿工往滇西巍山县（当时蒙化县）公廊镇去找铁路工程做。当时，我任滇缅铁路十一总段段长，总段设在公廊镇，所辖路段是以无量山脉的白马沟了口下到澜沧江东岭，沿线隧道多，正用得着专业隧道工人。程兰生率领的人，三月下旬到达公廊，适逢我调任滇缅铁路二十总段段长，还没有起程。我在十一总段期间，第一解决了本段沿线的治安问题，第二趁粮价报低的机

会，订购大批工粮。我离开公廊时，把程兰生率来的专业工人一齐交给新任总段长葛定康。滇缅铁路1942年4月停办了。程兰生率来的这部分工人，从大井迁辰溪，又由辰溪到公廊，辗转五千里才找到时停时做一共不足两年的铁路工程。他们下落如何？我1948年底才回湖北，程兰生已经去世，无从询问。停留辰溪的员工过着艰苦的日子，比流到滇西的也好不了多少。

源华遗留下的矿场未按“焦土抗战”政策破坏，但井下停止了抽水，完全淹没了，外场房屋建筑还完整，动力设备300马力内燃机也无缺。在日本人侵占下，经过修整，还能应用。但井下不易恢复。只能在原各矿界内另开新井。新井在老井的下游一公里多，离江岸较远的黄思湾。详细情况，现任胡家湾煤矿的高级工程师陈贤瑞知道。我只知道新开的矿是日本人侵占的，源华公司及其股东无人过问。日本投降后，这个矿应在归还原主之列。源华股东徐源泉、董事张冬初等向中国政府申请矿归原主被批准。源华拆

迁时的董事长汪某随汪伪政权做了县知事。战后第一次股东代表会选举徐源泉当董事长，张冬初当经理。董事会设在汉口，矿山上的办公室仍在桐梓堡，矿长由总矿师宋自修兼任。

黄思湾矿虽然只日产煤300多吨，但武汉战后恢复快，源华煤矿不愁销路。当时法币不断贬值，源华煤价和公司董事长及所有职员薪水出进都用银元，董事长月薪500元，董事长公馆开支都由公司负担，每月也不下500元，不像陶公迪那样朴素了。总的说，抗日战争后几年，源华煤矿公司是顺利的，虽然股东没分过红。

三

富源煤矿公司创办的时候，总计集资库称银20000两，分100股，我家有8股，是最大的股东。我的父亲陶月波当选为公司监察，我的叔父公迪当选经理。煤矿由旧式煤窑改造成新式煤窑的过程中，我几乎每年去参观。因此同矿师高寿林熟识。1924年，我要求到井下实习，高矿师极欢

迎，亲自带我下井，从井口到挖煤的掌子面，通风、排水、装坑木、立闸门等等，一切指示得非常细致。早晨6时下井，11时出井，然后洗澡、吃午饭。下午1点召集各当头负责人汇报情况，指出上午检查出的问题和处理措施，决定赏罚。每处三言两语，每天约90分钟解决井下问题。我只参加听会学习，会后随高矿师到外场和车间码头看看，外场有蒸气动力车间和机修车间。

源华有一个竖井，深360米，每60米一层，共通6层，有一条平巷外达江边。一个通风井、平巷通山里的暗竖井。井里井外都是用蒸气动力。我曾向高矿师建议动力电气化，理由是运用方便，其次是邻厂汉冶萍电厂电力有余，可不另设发电车间。高矿师说：“你只知道我只善于运用蒸气，不熟悉电力。而最重要的是汉冶萍涉及日本，如用他的电，他一旦关门，我们也要跟着关门。”但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几年后，公司财力雄厚了，自己办了电力车间，实现了电气化。又过了几年，汉冶萍公司关了门。源华忍受